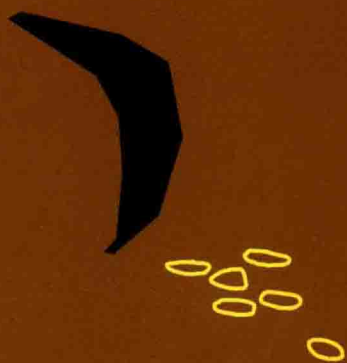


月亮 与六便士



The Moon and Sixpence

[英] 毛姆/著

田伟华/译

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上帝的磨盘磨得很慢，却磨得很细。



W. Somerset Maugham

作者：[英] 毛姆 (Maurice Maugham)

译者：王伟华 (Wang Weihua)

目录

月亮与六便士

The Moon and Sixpence

Chapter 01	001	001
Chapter 02	005	005
Chapter 03	011	011
Chapter 04	017	017
Chapter 05	023	023
Chapter 06	029	029
Chapter 07	035	035
Chapter 08	041	041
Chapter 09	047	047
Chapter 10	053	053
Chapter 11	059	059
Chapter 12	065	065
Chapter 13	071	071
Chapter 14	077	077
Chapter 15	083	083
Chapter 16	089	089
Chapter 17	095	095
Chapter 18	101	101
Chapter 19	107	107
Chapter 20	113	113
Chapter 21	119	119
Chapter 22	125	125
Chapter 23	131	131
Chapter 24	137	137
Chapter 25	143	143
Chapter 26	149	149
Chapter 27	155	155
Chapter 28	161	161
Chapter 29	167	167
Chapter 30	173	173
Chapter 31	179	179
Chapter 32	185	185
Chapter 33	191	191
Chapter 34	197	197
Chapter 35	203	203
Chapter 36	209	209
Chapter 37	215	215
Chapter 38	221	221
Chapter 39	227	227
Chapter 40	233	233
Chapter 41	239	239
Chapter 42	245	245
Chapter 43	251	251
Chapter 44	257	257
Chapter 45	263	263
Chapter 46	269	269
Chapter 47	275	275
Chapter 48	281	281
Chapter 49	287	287
Chapter 50	293	293
Chapter 51	299	299
Chapter 52	305	305
Chapter 53	311	311
Chapter 54	317	317
Chapter 55	323	323
Chapter 56	329	329
Chapter 57	335	335
Chapter 58	341	341
Chapter 59	347	347
Chapter 60	353	353
Chapter 61	359	359
Chapter 62	365	365
Chapter 63	371	371
Chapter 64	377	377
Chapter 65	383	383
Chapter 66	389	389
Chapter 67	395	395
Chapter 68	401	401
Chapter 69	407	407
Chapter 70	413	413
Chapter 71	419	419
Chapter 72	425	425
Chapter 73	431	431
Chapter 74	437	437
Chapter 75	443	443
Chapter 76	449	449
Chapter 77	455	455
Chapter 78	461	461
Chapter 79	467	467
Chapter 80	473	473
Chapter 81	479	479
Chapter 82	485	485
Chapter 83	491	491
Chapter 84	497	497
Chapter 85	503	503
Chapter 86	509	509
Chapter 87	515	515
Chapter 88	521	521
Chapter 89	527	527
Chapter 90	533	533
Chapter 91	539	539
Chapter 92	545	545
Chapter 93	551	551
Chapter 94	557	557
Chapter 95	563	563
Chapter 96	569	569
Chapter 97	575	575
Chapter 98	581	581
Chapter 99	587	587
Chapter 100	593	593

【译者：王伟华，青浪对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月亮与六便士 / (英) 毛姆著; 田伟华译. -- 哈尔滨: 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5.12

ISBN 978-7-5388-8682-5

I. ①月… II. ①毛… ②田…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307713号

月亮与六便士

YUELIANG YU LIUBIANSHI

作者 [英] 毛姆

译者 田伟华

责任编辑 回博

封面设计 尚上文化

出版 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地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建设街41号 邮编: 150001

电话: (0451) 53642106 传真: (0451) 53642143

网址: www.lkcbs.cn www.lkpub.cn

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三河市骏杰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0 mm × 1230 mm 1/32

印张 8.75

字数 200千字

版次 2016年3月第1版 2016年5月第2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88-8682-5/Z · 1292

定价 32.00元

【版权所有, 请勿翻印、转载】



目 录



Chapter 01	001
Chapter 02	008
Chapter 03	012
Chapter 04	015
Chapter 05	020
Chapter 06	023
Chapter 07	026
Chapter 08	028
Chapter 09	035
Chapter 10	038
Chapter 11	045
Chapter 12	050
Chapter 13	059
Chapter 14	062
Chapter 15	066
Chapter 16	073

Chapter 17	075
Chapter 18	078
Chapter 19	082
Chapter 20	089
Chapter 21	093
Chapter 22	100
Chapter 23	103
Chapter 24	108
Chapter 25	113
Chapter 26	119
Chapter 27	124
Chapter 28	127
Chapter 29	134
Chapter 30	138
Chapter 31	142
Chapter 32	146
Chapter 33	149
Chapter 34	152
Chapter 35	157
Chapter 36	160
Chapter 37	162
Chapter 38	164

Chapter 39	168
Chapter 40	175
Chapter 41	178
Chapter 42	187
Chapter 43	193
Chapter 44	199
Chapter 45	202
Chapter 46	205
Chapter 47	210
Chapter 48	219
Chapter 49	223
Chapter 50	227
Chapter 51	232
Chapter 52	237
Chapter 53	239
Chapter 54	244
Chapter 55	249
Chapter 56	258
Chapter 57	261
Chapter 58	267



Chapter 01

说实在的，我刚认识查尔斯·史崔兰那会儿，并未发觉他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今天却很少有人否认他的伟大了。我说的这个伟大指的可不是成为走运的政客或者立功的士兵的那种伟大。对这些人来说，与其说他们的人伟大，倒不如说他们的地位伟大。环境变了，他们的伟大也就缩水了。人们经常发现，离了职的首相当初不过是个大言不惭的演说家，没了队伍的将军无非是个很一般的市井英雄。但查尔斯·史崔兰却是真伟大。你可能不喜欢他的为人，但无论如何，你不可能不对他的艺术感兴趣。他的艺术作品扰乱你的心，吸引你的注意。史崔兰受讽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为他辩护或有悖常理对他进行赞誉也不再被视为某些人的古怪行为了。在世人眼中，他的缺点已成为他的优点的必要补充。人们仍可继续争论他在艺术界的地位。崇拜者对他的吹捧和诋毁者对他的贬损，或许都是受一时的怪念头指引，但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那就是他有天赋。我觉得，艺术中最有趣的地方就在于艺术家的个性。如果艺术家有

个性，我就愿意原谅他的一千个缺点。我认为，委拉斯开兹^[1]要比艾尔·格列柯^[2]强得多，但因为见得太多，总觉得他的画有些乏味。那位克里特岛画家的作品中却充满肉欲和悲剧，像是把自己的灵魂的秘密拿出来献祭。艺术家——画家、诗人或音乐家——通过其崇高或美妙的作品装点世界，满足人们的审美感，但这一点也同人类的性本能很相似，都有其粗暴的一面。艺术家把作品放到世人面前的同时，也把他自己的伟大之处一并放到世人面前。追寻他的秘密和阅读一部迷人的侦探小说有几分相似。这个谜如同宇宙，其特点就在于永远无法找到答案。史崔兰最无足轻重的作品也有着奇特、痛苦、复杂的特点，甚至连那些不喜欢他的画作的人也无法对它们漠不关心，这肯定就是原因所在。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人们才对他的生活和性格充满了好奇，并兴趣浓厚。

直到史崔兰去世四年后，莫里斯·修雷特才在《法国信使》^[3]上写了那篇让这位默默无闻的画家免于被遗忘，并且照亮了后来一些或多或少愿意向他学习的作家所遵循的那条道路的文章。很长一段时间

[1] 迪埃戈·罗德里盖斯·德·西尔瓦·委拉斯开兹（1599—1660），西班牙画家，代表作有《教皇英诺森十世肖像》《宫城图》等。

[2] 艾尔·格列柯（1541—1614），西班牙画家，生于希腊克里特岛。作品多为宗教画、肖像画，色彩偏冷，人物造型奇异修长。代表作为《奥尔加斯伯爵的葬礼》。

[3] 即《文雅信使》，1672年由多诺·维泽创刊于里昂。创刊之初，其是一张具有乡土气息、风格多样、内容较杂的报纸，刊载新闻、文学记事、演剧附刊、诗歌、大学招待会启示、高级官吏的任免、婚丧事、趣闻、谜语等内容，后来转变为一份以刊载文艺作品为主的报纸。1724年其更名为《法国信使》，由外交部赞助，成为巴黎最富权威的文学刊物。

间里，在法国，没人比修雷特更具有无可争辩的权威，他提出的那些观点不可能不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它们似乎有些夸大，后来却被证明是公正的，而查尔斯·史崔兰的名声也在他所订立的那些观点上稳固地建立起来。史崔兰名声噪起这件事是艺术史上最富浪漫主义色彩的事件之一。但我并不打算评论查尔斯·史崔兰的作品，除非它们触及到他的性格。我不同意某些画家的看法，他们傲慢地声称，门外汉对绘画一无所知，这些门外汉要想表示对艺术的鉴赏，最好的方法就是保持沉默，并掏出支票簿。“艺术只有匠人才能完全理解”，这是一种荒谬的误解。艺术是情感的表露，艺术语言人人能懂。但我也承认，评论家倘若没点儿本事，便很难做出真正有价值的评论，而我本人对绘画刚好是一无所知的。幸运的是，我在这方面无需冒任何风险，因为我的朋友爱德华·雷加特先生既是一位出色的作家，又是一位令人钦佩的画家。他在一本小册子^[1]中已经对查尔斯·史崔兰的作品详尽地讨论过了。这本小册子文风迷人，但这种文风在当今的英国远不如在法国那么流行。

莫里斯·修雷特在其那篇著名文章中概述了查尔斯·史崔兰的生平，他这么做是想吊一下读者的胃口。他对艺术充满热情，评判却很公正，他这篇文章的真正目的是唤起那些有识之士对一个极富原创性的天才的关注。但他是一个善写报纸文章的高手，不会不知道只有“人们的兴趣”才能让他更容易地达到目的。后来那些过去与史崔兰有过接触的人（有些是在伦敦就认识他的作家，有些是在

[1] 《一位当代画家：对查尔斯·思特里克兰德绘画的评论》，爱尔兰皇家学院会员爱德华·雷加特著，马丁·塞克尔出版社1917年出版。（作者注）

蒙特玛特尔的咖啡厅里同他见过面的画家)吃惊地发现,那个当初跟他们在一起厮混、被他们视为失败者的画家,竟是个真正的天才。这时,法国和美国的杂志上开始出现一系列关于他的文章,有的写对他的回忆,有的写对他的欣赏。这些文章提升了史崔兰的名气,吊足了公众的胃口,却永远也无法让他们获得满足。这个主题大受欢迎,勤劳的魏特布雷希特-罗特霍尔兹在他那部气势磅礴的专著^[1]里列出了一长串的权威文章。

人类有制造神话的天性。它会抓住那些出类拔萃的人的生活中令人诧异或迷惑不解的事件,编造出种种神话,并且近乎狂热地深信不疑。这是浪漫主义对平淡生活的一种抗议。传奇中的小插曲成为英雄通向不朽之路的最可靠的护照。冷嘲热讽的哲学家想到下面这件事时肯定会暗自一笑:沃尔特·雷利爵士^[2]之所以能让人们记得他,并不是因为他把“英国”这个名字带到了未被发现的国土上,而是因为他把披风铺在地上,让伊丽莎白女王踩着走了过去。查尔斯·史崔兰生前默默无闻,他只树敌,不交朋友。怪不得那些给他写文章的人要借助活跃想象力以弥补那贫乏的回忆呢。另外,显而易见,尽管人们对史崔兰了解不多,但也足够富有浪漫情调的文人铺陈敷衍了。他在生活中有很多离奇、可怕的事,他的性格中有几分古怪,他的命运里也有不少可悲的遭遇。一段时间过后,在一个合适的时机,便会从

[1] 《查尔斯·思特里克兰德:生平与作品》,哲学博士雨果·魏特布雷希特-罗特霍尔兹著,莱比锡施威英格尔与汉尼施出版社1914年出版。(作者注)

[2] 沃尔特·雷利(1552—1618),英国伊丽莎白时期著名冒险家、作家、诗人、军人、政治家,更以保护艺术、文化及科学研究出名。

这一系列的事件中冒出一个神话，而明智的历史学家是不会贸然对这个神话发起攻击的。

但罗伯特·史崔兰牧师并不是一位明智的历史学家。他说人们对他父亲后半生的误解颇多，公开宣称写这部传记^[1]的目的就是“消除那些已传得沸沸扬扬，并给仍然在世的人带来巨大痛苦的误解”。毫无疑问，对史崔兰生平描述的大众版本中有很多让一个体面的家庭感到难堪的事。我在读这本传记的时候屡屡发笑，并暗自庆幸——幸好它写得实在枯燥乏味。史崔兰牧师在传记中把他的父亲描述成一位出色的丈夫、父亲，一位慈祥、勤奋、正派的君子。当代牧师在研究学问（我觉得是对《圣经》进行诠释）中获得了一种对事情进行粉饰的惊人本领，但罗伯特·史崔兰牧师“诠释”他父亲一生中的全部事实（对一位孝顺的儿子来说，记住这些东西易如反掌）时所采用的那种精妙的手法，在时机成熟时肯定会让他荣登教会中最尊贵的宝座。我似乎已经在他那肌肉发达的小腿上看到了主教的皮裹腿。他做的是一件危险，或者说勇敢的事，因为史崔兰的名气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那个被人们普遍接受的传说。而之所以有那么多人喜欢他的艺术作品，或许是因为他们讨厌他的性格，或者是因为同情他的惨死；而儿子的这番好心却不亚于朝父亲的崇拜者头上泼去一盆冷水。史崔兰最重要的作品之一《萨玛利亚的女人》^[2]九个月前曾卖给一位著名的

[1] 《斯特里克兰德：生平与作品》，画家的儿子罗伯特·斯特里克兰德著，海因曼出版社1913年出版。（作者注）

[2] 克里斯蒂拍卖行名画目录册对此画描述如下：一个裸女，社会群岛（Society Islands）土人，躺在一条小溪边。背景是棕榈树、芭蕉等热带风景。60英寸×48英寸。（作者注）

收藏家，后来由于这位收藏家突然离世，此画被再度拍卖，结果被克里斯蒂拍卖行买去。这次拍卖正值史崔兰先生的传记出版、人们议论纷纷之际，而这幅画的价格竟比九个月前低了235镑，看来此事并非巧合。倘若不是人们那制造神话的非凡天赋，将这个击碎了他们的全部猎奇渴望的故事不耐烦地扔到一旁的話，或许单靠史崔兰的个人力量和独创能力是无法扭转局面的。很快，魏特布雷希特-罗特霍尔兹博士那部最终抚平所有艺术爱好者疑虑的作品就出版了。

魏特布雷希特-罗特霍尔兹博士属于这样一派历史学家：他们不只相信人性本恶，还认为人的恶劣程度远远超乎人们的想象。毫无疑问，与那些故意将浪漫伟人写成道德楷模并从中获得快感的作家相比，读者从他们的作品中获得的乐趣要更多一些。对我来说，倘若作者认为安东尼和克莉奥佩特拉^[1]之间只是一种经济关系，我会觉得非常遗憾；要想让我接受泰伯利欧斯^[2]是一位如英国国王乔治五世那般没有任何过错的君主，那就需要更多的证据。魏特布雷希特-罗特霍尔兹博士在评论罗伯特·史崔兰牧师那部天真的传记时所用的那些词句，叫人很难不对这位不幸的牧师感到同情。他那维护体面的遁词被斥为虚伪，他的铺陈赘述被斥为谎言，他对某些事的缄默被斥为背叛。就这些缺陷来说，倘若作者是位专业作家，理应受到斥责；但作者是传记主人公的儿子，所以是可以被原谅的。连盎格鲁-萨克逊民族也受到了斥责，被魏特布雷希特-罗特霍尔兹博士斥为假正经、骗子、做作、狡诈，烹调手艺糟糕透顶。我个

[1] 莎士比亚所创作的同名悲剧中的男女主角，这部悲剧最初发表于1623年。

[2] 即泰伯利欧斯·克劳迪乌斯·尼禄（公元前42年—公元37年），罗马皇帝。

人觉得史崔兰牧师在驳斥人们已经信以为真的他父母之间的某些“不愉快的事”时，还是有些鲁莽了。这件事是这样的：他在传记中提到，父亲在一封从巴黎写来的信中曾将妻子称为“了不起的女人”，而魏特布雷希特-罗特霍尔兹却把原信复印了一份。罗伯特提到的那段话好像是这样的：“愿上帝惩罚我的妻子！这个女人太了不起了，我真希望她下地狱。”教会在其势力鼎盛时期并不会用这种方式处理那些让人讨厌的事实。

魏特布雷希特-罗特霍尔兹博士是查尔斯·史崔兰的热情崇拜者，如果他想为史崔兰粉饰缺点本不会有风险。但他目光如炬，某些行为看似纯真，但他一眼就能看出后面的可鄙动机。他既是艺术研究者，又是精神病理学家，几乎能够洞悉一个人的潜意识。没有哪个神秘主义者能从平常事物中看到比他所能看到的更深的意义。神秘主义者能看到很难用语言形容的东西，精神病理学家却能看到无法用语言形容的东西。看着这位学识渊博的作家心急火燎地搜寻着每一件令这位英雄丢脸的事，我们从中获得的那种乐趣的确不同寻常。每当他列举出某件能够证明主人公冷酷或者卑鄙的事，他在心中就会对他增加一分同情；每当他找到某件已经被遗忘的可用来证明罗伯特·史崔兰牧师的孝顺是假的事时，他就像宗教法庭法官审判异教徒那样欢呼雀跃。他的勤奋令人吃惊。没有一件琐事能逃过他的法眼。可以确定的是，倘若查尔斯·史崔兰有一份未付的洗衣账单，那么这事儿肯定会被详细记录下来；倘若他有一笔半个克朗的欠款未还，那么这笔债务的任何细节也绝不会被漏掉。



Chapter 02

关于查尔斯·史崔兰已写了这么多，看来我没必要再多费笔墨了。给画家树碑立传的终究是作品。我的确比多数人对她更为熟悉。记得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还不是画家。他在巴黎度过的那段艰难困苦的日子里，我时常和他见面。倘若不是战争使我有机会踏上塔希提岛，我是不会将自己的回忆写下来的。众所周知，他的晚年就是在那里度过的。在那里，我也遇见了一些认识他的人。我发现我刚好可以为人们讲讲他悲惨一生中那段仍然最不为人知的日子。倘若果真如某些人所认为的那样，史崔兰是个伟人，那么在他生前与他相识的那些人的叙述就很难说是多余的了。倘若有人和艾尔·格列柯的关系，像我同史崔兰的那样亲密，那么为了读到他写的格列柯回忆录，我们还有什么不肯付出的呢？

但我并不想在此类借口中为自己寻找慰藉。我忘了是谁曾提议，为了灵魂着想，一个人每天都要做两件他不喜欢的事。说这话的人很聪明，我也始终在遵循这条清规戒律，因为我每天都要起床、上床。

但我的性格中有苦行主义的倾向，并且我每周都要让自己的肉体承受一次更大的磨难。《泰晤士报》文学增刊，我一期都没落过。想到那么多的书被创作出来，作者看着这些书出版，有着那么强烈的渴望，并等待着这些书的命运，这的确是一种有益身心的锻炼。一本书从这么多的书中脱颖而出的机会有多大？即便成功了，那成功亦是稍纵即逝。天知道作者为了给某位偶然读到此书的读者几小时的消遣或者祛除其旅途中的无聊付出了多少心血，尝尽了多少辛酸，又承受了多少折磨。如果我能根据书评做判断，那么很多书都写得非常好、非常认真，作者在创作中付出很多心力，有的甚至是终生辛苦劳作的结果。我从此事获得的教训是，作者应从写作的乐趣和卸下思想负担的轻松中获取酬劳，对其他一切不予理睬，不去关心对作品的评价和作品的成败。

如今，战争来了，也带来了新的生活态度。年轻人向我们早年不了解的神灵求助，已经看得出我们的后辈将向哪个方向去。年轻一代意识到了他们的力量，变得又吵又闹，已经不再敲门了。他们硬闯进来，夺了我们的座位。空气中满是他们的喧闹声。有些老一代的人模仿年轻人的滑稽行为，竭力让自己相信他们的日子还没有完。他们和那些最有活力的年轻人一起呐喊，但发出的声音听上去竟是那么空洞。他们就好像某些可怜的浪女，试图用眉笔、脂粉、尖叫和玩乐恢复青春的幻影；聪明些的则摆出一副端庄文雅的姿态。他们那克制的微笑中流露出一丝宽容的讥讽。他们记起自己当年也曾把一代高踞宝座的人踩在脚下，也是这样喊着叫着，面露鄙色；他们预见这些高举火把的勇士，有朝一日也会让位于人。正所谓风水轮流转嘛！想当年，尼

尼微^[1]声名齐天之时，新《福音书》已经老了。说这些豪言壮语的人觉得它们很有新意，但其实连他们说这些话的腔调跟一百年前的先人相比，丝毫也没有区别。钟摆荡过来，荡过去，这一过程永远重复。

有时，一个人从其享有盛名的时代进入一个陌生的新世纪，此时人们便会看到人间喜剧中最奇特的一幅景象。比如，如今还有谁会想起乔治·克雷布^[2]？他曾是他那个年代里的著名诗人，当时世人一致认定他是个天才，这在更为复杂的现代生活中是很罕见的。他的诗风承自亚历山大·蒲柏^[3]那一派，擅长用押韵的对句创作德育故事。后来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爆发，诗人们唱起新的歌谣。克雷布先生继续用押韵的对句创作德育故事。我觉得他肯定读过那些曾引起世界轰动的年轻诗人的作品，而且我猜他肯定认为这些东西是一堆垃圾。当然了，大多数的新诗的确是垃圾。但济慈和华兹华斯的颂诗、柯勒律治的一两首诗、雪莱的几首诗，确实发现了前人未曾探索过的广阔的精神领域。克雷布先生过气已久，但他继续用押韵的对句创作德育故事。我也偶尔读过年轻一代的作品，他们当中可能有一位更热情的济慈或者灵气更足的雪莱，并且已经发表了世人愿意铭记的诗作，这我还说不好。我赞赏他们优美的辞藻——他们年纪轻轻就取得了这么大的成就，所以再谈什么他们很有希望就显得很可笑了——他们那得体的文风让我惊叹。尽管他们拥有丰富的词汇（从他们所用的词汇来

[1] 古代东方奴隶制国家亚述帝国首都，遗址在今伊拉克北部摩苏尔对岸。

[2] 乔治·克雷布（1754—1832），英国诗人、博物学家。

[3] 亚历山大·蒲柏（1688—1744），英国诗人，长于讽刺，著有长篇叙事诗《夺发记》《愚人志》，并翻译了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

看，他们在摇篮期就用手指触碰过罗杰特的《同义词典》^[1]），但对我来说却空洞了些。我觉得，他们知道的太多，体会却过于肤浅；他们拍我肩膀时的那个亲热劲儿，和他们猛扑进我怀抱时的那种感情，我实在受不了。我觉得他们的热情有点儿缺少活力，他们的梦想也有点儿乏味。我不喜欢他们。我老了，不中用了。我仍将用押韵的对句创作德育故事。不过，倘若我这么做并不是为了自娱自乐，那么我就是个特大号的傻瓜了。

[1] 英国医生、自然神学家、词典编纂学家彼得·马克·罗杰特（1779—1869）1805年出版的词典。